

我的师弟巩本栋

■莫砺锋

顷接葛云波君来信，称巩本栋教授即将荣休，其及门弟子为此而编纂纪念文集，请余撰序。云波且传来部分样稿，分成学术论文与师门同学录两个板块。浏览后一板块之样稿，每篇皆言及程千帆先生。此固理所当然，巩门者，乃程门之分支也。我对以此深为赞许，故撰序也从程门说起。

千帆先生的教学生涯，主要的可分成前后两个阶段。前者是在武汉大学，时间是从1945年到1977年。后者则是在南京大学，时间是从1978年到2000年。由于千帆师在1957年遭遇无妄之灾后随即被迫离开讲坛，他真正在武大从事教学的时间只有十二年。当时学位制尚未建立，研究生招生的数量很少，千帆师总共指导过四名研究生（其中一人英年早逝）。当然有些武大的本科生也对他执弟子礼，但他们或从事文学创作，或从事古代文学之外的其他学科，未能发挥集体优势。所以，千帆师一生的教学业绩，主要是在南大奠定的。自从1978年移视南大之后，千帆师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从事研究生培养，先后指导了九位硕士、十位博士，形成了被学界称为“程门弟子”的学术团队。时至今日，“程门弟子”以及程门的三传弟子，已经成为南大中国古代文学这个国家重点学科的主体力量。赵昌平先生指出：“由于搞出版工作的职业需要，我常注意各研究单位

故宫诺言

■祝勇

1949年阳春三月，北平市军管会接管故宫博物院。接管仪式也是在太和殿举行，罗敷宣布请军代表尹达讲话，尹达疾步登上皇帝宝座，大声说道：

“几百年来，只有皇帝才能登上这个宝座。现在，我作为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故宫博物院的军代表，也登上这个宝座。有人说，老百姓登上宝座，会头晕，会掉下来的。今天，我的头并不晕，也掉不下来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人民当家做主了，人民成为主人了，现在，我宣布：正式接管故宫，马衡院长还是院长，全体工作人员原职原薪。从今天起，故宫新生了。”（马思聪：《金石梦 故宫情——我心中的爷爷马衡》，第241页，北京：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，2009年版）

在战乱中流散的清宫古物越来越多地回到故宫博物院，其中包括抗战中的南迁古物，也包括大部分被溥仪带到东北的古物，其中就有著名的《清明上河图》卷。

20世纪五六十年代（一直到“文革”前），是故宫博物院接受古物捐献的高峰年代。

1951年、1952年、1958年，毛泽东先后将友人赠送他的王夫之《双鹤瑞舞赋》、钱东璧临《兰亭十三跋》、唐代李白《上阳台帖》分别交给国家文物局、文化部和中央办公厅保管，这三件国宝后来转交故宫博物院收藏。

1949年和1951年，马衡先生分别把他收藏的唐代石造像一尊、瓷器十三件捐给故宫博物院；1952年马衡先生调离故宫博物院时，又将顾真卿《麻姑仙坛记》唐刻宋拓本以及甲骨、碑帖等四百多件古物捐献故宫。马衡先生去世后，子女遵其遗愿，将一万四千余件（册）古物无偿捐献故宫博物院。

1956年，著名收藏家、“民国四公子”之一的张伯驹先生将他收藏的晋代陆机《平复帖》、隋代展子虔《春游图》、杜牧《张好好诗》、宋代黄庭坚《诸上座帖》、蔡襄《自书诗》、范仲淹《道服赞》等一批珍贵文物悉数捐献故宫博物院（他收藏的李白《上阳台帖》曾赠予毛泽东）。

郭葆昌先生是1942年去世的，1933年，他曾在秦老胡同的家里举行过一次家宴，向故宫博物院马衡、徐森玉、庄严几位先生许诺，他百年后，会将他收藏的《中秋帖》《伯远帖》捐献故宫博物院，而且要庄严先生亲来禅斋接收。但几年之间，已是沧海桑田。当年的禅斋，人已去，楼已空，庄严先生，也远去台湾。1949

的学术动态，总感到南大中文系，至少是中古段的群体力量是学界的一种新气象；有老成典型的带头人，有功底深厚的若干中坚，更有一批虎虎生气、成绩突出的后起之秀，尤可贵者是能彼此紧密合作、有发展成学派的趋势。”千帆师生前不许我们轻言“学派”，自当遵循。但是“紧密合作”一语，确实说出了程门弟子的一大优点。无论是研究学术还是指导研究生，我们确实是一个同声气应的团队。凡是本学科承担的重大研究课题，最后形成的成果都是集思广益的结晶。研究生教学亦然，学生入学后，从选修课程、中期考核到开题报告、论文答辩，都能接受整个团队的指导。每逢导师出境讲学时，辄将其名下的学生交给师兄“委培”一年半载，这更增添了学生亲炙其他老师的机会。由于程门第三代弟子人数众多，我们不可能全都熟识，但彼此之间的关系是水乳交融的。此刻我浏览巩门弟子的文稿，就看到好几个熟悉的姓名。至于前来约我写序的葛云波，则是拙著《浮生琐忆》的责任编辑，多年来书信不断。所以我提笔作序，便有几分亲切感。

当然，我为此书撰序更重要的原因是巩本栋教授是我的同门师弟。千帆师生前常说，两个人成为师生，是前生结下的缘分。其实成为同门的师兄，也是前生结下的缘分。我生于苏南的无锡，本栋生于苏北的丰县，两地相去数百里。我们的年龄则相差六岁，在正常的年代里不可能成为同学。在进入程门之前，我俩的行踪只在1975年曾一度

靠近。那年我独自飘泊到安徽泗县，在汴河公社安身。与我交好的中学同学都留在江南，他们都没像我那样弃理从文（高考恢复时他们都选择数学系或物理系），当我在暂时栖身的汴河农具厂里诵读古文时，心中充满了“独学而无友”的凄惶感。泗县地处安徽的东北一角，北接江苏的睢宁，东接江苏的泗洪。我在厂里停工时曾坐着拖拉机到泗洪县城去玩过，但北游睢宁的计划一直未能实施。其时本栋正在睢宁的苏塘果园插队，那里离汴河只有三十来里。不过他身边正有青梅竹马的王一涓女士相伴，也许并无“嘤其鸣矣”的念头。总之那时的我们虽然都在那块小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的“再教育”（就此点而言，我倒已是他的师兄），但终于失之交臂。其后，我于1978年进入安徽大学外语系读本科，次年考取南大中文系研究生，从此立雪程门。本栋则先后在沛县师范学校、南京师院、西南师院辗转求学，最终于1987年考入程门。只要我们在求学过程中走过一次歧路，便不会成为师兄。这不是前生有缘，又是什么？

在程门弟子中，本栋有些行为与我较为相似，比如沉默寡言，又如饮少辄醉。当然，在程度上还是有所差异。程丽则师姐曾说我“一天不说三句话”，但她并未这样说过本栋。至于饮酒，本栋曾在与南大文学院兄弟专业进行团体赛时一连“浮三大白”，力压对方主将丁帆教授的气焰。当时我坐在同桌，但未敢主动出战。事后王一涓责怪本栋

饮酒过量，本栋分辩说：“为了专业，为了专业。”王一涓对此不以为然，我则从此对本栋刮目相看，深信他可以奉命于危难之间。本栋在程门弟子中最大的特点是恪守师训，几乎言必称程先生。他在指导研究生时，也完全遵循千帆师当年的程式，比如让学生在入学之初用白话文、文言文及外语写三篇自传之类，几乎是肃规曹随，这在同学们的回忆文章中多有论述。我觉得本栋对千帆师的态度，颇似颜回之于孔子。《论语》中有两段话常使我联想到本栋，一是孔子曰：“吾与回言终日，不违如愚。退而省其私，亦足以发，回也不愚。”二是颜回自言其志曰：“愿无伐善，无施劳。”至于本栋的学术成就与教学业绩，则有其认真撰写的十余部著作与精心培育的近百位弟子在，有目共睹，不用我多说了。

本栋即将从南大退休，这是可喜可贺的好事。本栋自述其心态说：“作为程门弟子中的一员，有先生的榜样在前，尤宜恒自诫惕，奋发有为，以退休为新的学术起点，努力前行，做出成绩！纵不能至，而心向往之。”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，当然可喜。我则认为退休标志着自由支配人生的开始，作为大学教师的本栋从此不受现行管理制度的约束，从此与申报课题、填写表格之类的活动一刀两断。退休以后，本栋既可像陶渊明那样“好读书，不求甚解”，也可像陶渊明那样“常著文章自娱，颇示己志”。那才是读书人最惬意的生存方式，而本栋先我得知，岂可不贺哉！

枕边书系列之4

李洱谈枕边书

主持人：宋庄

您看得最多的书是什么？

与哲学和社会学相关的书。我最近刚看完《费孝通晚年谈话录》，很精彩。费先生真是个重要的、有趣的、说真话的、令人尊敬的人物。

您的枕边书是什么？

今天吗？今天还是阿甘本的《巴特比，或论偶然》。阿甘本是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。他对“同时代人”的解释，现在终于成为常识。

您最希望和哪位作家对话？无论活着还是死去——应该说，在世的或已故的都可以。为什么，您最想和他（她）谈的是什么？

我很想问加缪，如果默尔索的母亲只是病了，如果默尔索结了婚，《局外人》该如何写？我也想问帕斯捷尔纳克，如果他写叶夫格拉夫的生活，他该如何写？叶夫格拉夫是小说中编辑出版《日瓦戈诗选》的那个人，算个小职员吧。这样的一个人，阿赫玛托娃不会注意，曼德尔斯塔姆不会注意，所以帕斯捷尔纳克不仅是诗人，还是小说家。

如果有机会可以扮演一个文学人物，您想演谁？

《花腔》里的葛任，他至今仍是理想人物；还有一个就是应物兄，他是现实中的入物。

您最喜欢哪一类文学？

我不大喜欢用这个“最”字，因为它是排他性的。眼下比较喜欢的是带有反思性特征的文学。

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趣味？

喜欢修剪果树。一剪在手，忍不住要剪掉一截树枝。

哪一本书对您的影响最大？或者曾激发自己的写作欲望？

《格列弗游记》，我早年很喜欢。三十年前，《日瓦戈医生》曾深深地激发起我写作的愿望。

您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？会记笔记吗？快读是慢读？

喜欢反复翻阅同一本书，也会做些笔记。通常读得很慢。

您最理想的阅读体验是怎样的？

在阅读中慢慢进入睡眠，在梦中您竟然会替作者修改文章。不瞒你说，我多次在梦中替一些大人物修改文章，包括托尔斯泰。

您最期待有人完成的书是哪一本？

《红楼梦》和《城堡》。

哪些书对您的思维影响最深？

影响比较深的是《日瓦戈医生》《当我弥留之际》和博尔赫斯的一些短篇作品。

让您感动落泪的书是什么？或开怀大笑或怒火中烧的书有吗？

我读书，很少落泪。真正的好书，是很少让人落泪的，真正的好书常常让人沉默无语。

书架上最终留下来的是什么书？您会怎么处理自己的书？

我经常捐书。

您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？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？

经常重温。反复重读的，文学作品方面，都是些公认的名著，每个人都知道的。

在您读过的作品中，有发现被严重忽视或低估的吗？

史铁生被严重低估了。非常不幸的是，他几乎被当成一个励志性作家了。

您现在还买书吗？如果买，在哪里买，买什么样的书？

经常买书，在实体店买和网购，大概3:7。大多是人文社科方面的书。

您童年时代最喜欢的书有哪些？有特别喜爱的人物或主角吗？有童年偶像吗？

小时候最喜欢的是《西游记》和《林海雪原》《红岩》。童年偶像是个已经忘掉名字的画家，是给戏班子画布景的，也出演一些次要的角色，比如《牡丹亭》里的温其久。

哪一本书您希望所有孩子都能读到？您最希望自己儿子读的书有哪些？为什么？

泰戈尔的诗集。我儿子刚上初中，我只能说，我不喜欢他翻来覆去读什么《哈利·波特》。

您会为学生推荐书吗？觉得最有用的书是哪一本？

以前教书的时候，如果他们要求，我会列个书单。现在，偶尔也应邀推荐一些书。我觉得，如果想学习写小说的话，新批评派学者布鲁克斯和沃伦共同编著的《小说鉴赏》，应该读一些，里面讲了些基本的写作技术。

您最近一次送朋友的书是什么？送给了谁？如果送书给低年级的孩子，您会有什么建议？

最近作为礼物送给朋友的，都是《应物兄》。有些朋友的孩子也会向我要书，我总是说，长大了再看。

您最崇拜的作家是谁？

现在真的没有最崇拜的作家。

在创作小说过程中最享受的是什么，最困难的呢？

如果您认为你写得很准确，您会感到满足。

在您所有作品中，最钟爱的是哪一本，有没有最不喜欢的？

有几篇作品，我是喜欢的。早年有几篇小说，我现在不大愿意提起，也很少收到集子里。

什么书是您一直想读却还没开始的？

没有。只是有些书，没有读完，比如《追忆逝水年华》。

对您来说，写作最大的魅力是什么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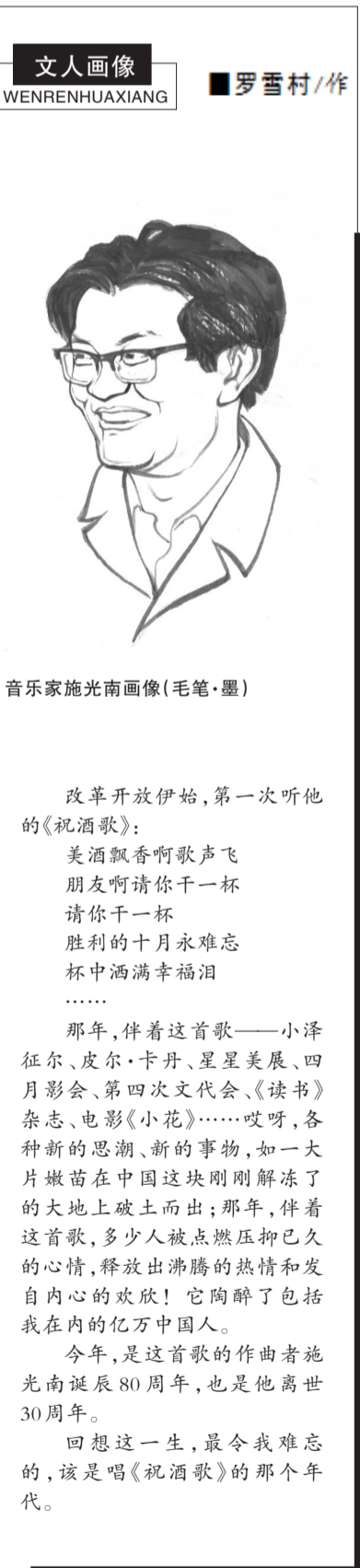
能够说出自己想说的话。

您收到过最难忘的读者来信是什么？

很多。有一个读者，把《花腔》里葛任走过的地方走了一遍，然后写信告诉我，有几地名写错了。我实在不忍心告诉他，那几个地名是我虚构的。

如果要在您的小说中选一本改编成电影，你会选哪一本？

《应物兄》，如果有好的导演，它会是一部新的类型的影视剧。



文人画像 WENRENHUAXIANG ■罗雪村/作

音乐家施光南画像(毛笔·墨)

改革开放伊始，第一次听他的《祝酒歌》：
美酒飘香啊歌声飞
朋友啊请你干一杯
请你干一杯
胜利的十月难忘
杯中洒满幸福泪
……
那年，伴着这首歌——小泽征尔、皮尔·卡丹、星星美展、四月影会、第四次文代会、《读书》杂志、电影《小花》……哎呀，各种新的思潮、新的事物，如一大片嫩苗在中国这块刚刚解冻的大地上破土而出；那年，伴着这首歌，多少人被点燃压抑已久的心情，释放出沸腾的热情和发自内心的欢欣！它陶醉了包括我在内的亿万中国人。
今年，是这首歌的作曲者施光南诞辰80周年，也是他离世30周年。
回想这一生，最令我难忘的，该是唱《祝酒歌》的那个年代。

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六百年”。

单院长的承诺，其实是一代代故宫人的承诺，在他们心底萌生发芽，暗自生长。一直到紫禁城即将迎来六百周年，故宫博物院即将迎来九十五周年之际，借单院长的口，说出来。

单院长的诺言，是集体的诺言，是故宫的诺言。

把一个壮美